

<<香雪海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香雪海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6056176

10位ISBN编号：7536056176

出版时间：2009-3

出版时间：花城

作者：亦舒

页数：199

字数：1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香雪海>>

内容概要

祖籍江苏的香氏，有一妾侍之女，名叫香雪海，由于母亲失宠，雪海从小便在修道院过着孤独的寄读生活，直到父亲临终才与她相认，让她继承其在香港的产业。

雪海的作风豪爽，我行我素，经常一袭黑衣，行为神秘，常人都认为她恃财傲物。

关大雄在香氏企业谋得一职，对香暗中观察。

相处中却被香之气质深深吸引，不能自拔，当他发现香亦对其有仰慕之意时，感情的天平失去了平衡

.....

<<香雪海>>

作者简介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生于上海。
曾在《明报》任职记者及担任电影杂志采访记者和编辑。
后赴英国留学，任职酒店公关部。
进入香港政府新闻处担任新闻官，七年后辞职。
现为全职作家及家庭主妇，并移居加拿大。

<<香雪海>>

章节摘录

我与叮当踏入市立音乐厅的时候，就觉得气氛不对。

偌大的音乐厅有两千六百多个位子，我们进场的时候已是八时二十五分，演奏将在八时三十分开始，但全部座位都空着。

说正确点，只有最前三排，与最后三排坐着观众，其余的座位全部无人。

叮当第一个忍不住，她轻轻说：“明明一早挂出满座牌子。

”显然其它的观众也有同感，互相窃窃私语。

我说：“这次演奏早三星期出售门券，我们险些儿向隅。

”八点半正。

在深紫色丝绒幕升起之前，有一行观众约五六人，静悄悄进入音乐厅。

我看清楚他们的成员是五男一女。

女的独自霸占音乐厅最正中的位子，其余那五人并不坐她身边，分散在四角，仿佛在保护她。

叮当困惑不解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

这难道不是一场公开演奏？

”很明显，除了前三排，后三排，全部的票子已被人以滑稽的手法包了下来。

而这个人明明就是坐在音乐厅中央的女客。

我忽然感到愤怒。

这是一场难得的小提琴演奏会，演奏人是鼎鼎大名的重阳庆子，这城市里有那么多的音乐爱好者，市政府花了纳税人不少钱，才礼聘得名家来演奏出一场，这女人凭什么买下所有的票子，来剥夺其它市民的权利？

八时三十二分，丝绒幕升起，演奏开始。

我无法集中精神聆听演奏。

我不能理解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事。

我盯着这女人的背部，只见她穿着一袭黑衣，一动不动，端坐着，全神贯注地听重阳庆子表演。

我嘟哝：“这城里精神不平衡的人实在太多了。

”叮当说：“嘘，听，出神入化的弓法。

”那女人长发、梳髻。

我看不清她的容貌。

完场时观众零落但热烈地鼓掌，零落因为总共才那几十人，热烈是因为演出实在精彩。

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听而不闻。

散场我们走的时候她仍然端坐。

其余的观众都是知识分子，但经过她身边的时候，还是禁不住向她投去好奇的一眼。

我与叮当坐在后三排，没有这种机会。

我问：“她是谁？

”叮当说：“城里那么多有钱人，谁知道？

”“要不就包下整座音乐厅，干吗包剩前三行，后三行？

”我按捺不住。

叮当“咕”的一声笑出来。

“关大雄，说你笨，你还真笨，若是整间音乐厅包了下来，又有谁议论纷纷，知道她今晚的威风史？

”我长叹一声，“叮当，你真聪明。

”她嫣然一笑，“不敢当，大雄。

”第二天，报上便有花边新闻刊出：“黑衣女包下音乐厅独自欣赏名家提琴演奏。

”记者言下之意，大对这个女人的“豪爽”作风表示敬意，这个势利可怕的社会，只要能够哗众取宠，就有跟尾的狗。

音乐会虽已成过去，我仍然不甘罢休，打电话到相熟的朋友处询问。

<<香雪海>>

老陈是市政府音乐厅的经理。

我开口便似审犯：“有人垄断演奏会的票子，你罪该何当？”

“我知你指什么，”老陈笑，“早有记者来鼓噪过，你们根本不知事情首末，就乱叫乱嚷。

我冷笑一声，“愿闻其详。

“重阳庆子这次来港，全属私人性质，与我们无关，音乐厅亦由私人租下，而出售六排座位，只是事主一片好心，想与他人共赏重阳氏的奇技。

明白没有，关大雄先生？”

我作声不得。

“真的那么简单？”

我问。

“当然就是那么简单，人家租借音乐厅确是作正当用途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？”

我挂上电话。

神秘，无限的神秘。

唉，大城市一向多奇人奇事，不提也罢。

至于我。

我是一个小人物。

关于我本人的资料：关大雄、男、三十岁、独子、伦敦大学文学士，哈佛大学管理科学硕士，现任职美国元通银行营业部经理，月薪一万三千七百五十元，足够我七日零十二小时花用，余二十二日零九小时之生活费由父亲资助。

我的缺点：好色、多心、贪图享受。

我的优点：勤力、苦干、不喜出风头。

致命伤：很有点脾气。

最大的收获：我的女友叮当。

叮当姓凌，信不信由你，她的本名就真叫叮当。

叮当是一个作家。

伊的小说畅销，可读性强，并且获得知识分子的好评，她每天工作时间只有两个钟头，短短时间内，一枝生花妙笔将故事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一天中，其余的时间，叮当用来玩，“玩”包括学葡萄牙文、摄影、杖头木偶、篆刻，也有音乐和各种游戏、逛书店、设计时装，更连带约朋友出来闲谈、喝酒、听音乐。

叮当最近的嗜好是跟一位西洋老太太研究邮票设计，又查访世上所剩余年份最好的白兰地，到底还有若干瓶。

叮当的生活无聊透顶，但是也丰富到绝顶。

她之所以会看上我，可说是奇迹。

伊摊摊手，“嗜好太多，没时间挑男朋友，只好随便拣一个。”

吐吐舌头。

其实不是这样，其实是我辛辛苦苦追求她。

至于那半欢愉半辛酸的经过，不谈也罢，每个有女朋友的男人，相信都有此类经验。

世上几乎没有一件事不引起叮当的好奇，对于生活，她非常热忱，太阳底下，都是新事，她性格全属光明面，给我带来热量。

我爱这个女人。

而且你别以为她长得不好，她是一个漂亮的女郎，又洒脱、聪明、圆滑、懂得穿懂得吃，经济独立、性格强、有毅力。

想想写小说是多么寂寞的工作，伊坚持了十多年，且从不断稿。

我们打算在今年底结婚。

叮当说：“婚后养五个孩子，从此退出江湖。”

我打趣她：“你进过江湖吗？”

她会拍打我的背部：“宝贝，我曾经历的一切，你半丝头绪都没有。”

<<香雪海>>

” 我拉住她的手：“半斤八两，关于我，你又知道多少？”

” 我笑，“你知否我一见金发蓝眼的妞，马上一颗心会咚咚跳？”

” “今天晚上的节目，难保你可怜的心不跳出口腔。

皇家芭蕾舞团全体明星合演吉赛尔。

” “你买了票子？”

” 我问道。

“是的，排半天的队。

” “你找别人陪你去，我不再想踏入那间古怪的音乐厅。

” “音乐厅有什么古怪？”

” “那个穿黑衣的女人，自以为可以包下一切。

” “真奇怪，一个陌生人能令你困惑良久。

” 我说：“我问过老陈，他说重阳庆子音乐会由香氏航业主办。

” “咄！”

” “咄什么？”

” “多日之前的事，你还记住干什么？”

” “香氏航运——你有没有听过？”

据说这间大企业的主人很爱好艺术，老接持艺术家。

” “——成了名的艺术家。

” 叮当笑眯眯加一句。

我也笑。

叮当问：“我去看芭蕾舞，你上什么地方？”

” “找金发女郎喝酒去。

” “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。

” 我们下午就出发了，我约好黄森玩风帆。

我们到达茜草湾附近的海湾，清澈的水，深紫色的天空，太阳已经下山，天色犹自未暗，半明半灭，有种出奇的宁静美丽。

黄说：“真想睡在这里。

” “风帆专家，当心令夫人发脾气。

” 我说。

他耸耸肩膀。

风帆的篷犹如蝴蝶般彩艳，我俩顺风驾腾，左右回旋，享尽清风白浪，如此享受，做人夫复何求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黄森说：“大雄，你看！”

” 我随他所指看过去，只见一艘黑色的快艇以全速向我们驶来，黑色诡秘，船型凶恶，激溅起几乎近一米高的海浪。

我大声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们目标大而且明显，不会看不到我们。

” 黄森到底是老手，“大雄，快，跳水游逃。

” 他嚷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” “快艇正向我们撞来，快！”

” 我说：“不可能——” 快艇已似一支黑色的炮弹向我们冲来，黄森早已弃船不顾，游出去老远，我只好跟他做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快艇已经撞上来了，将我们的彩色船帆扯成碎片，随即不顾而去。

我气炸了肺，在水中握紧拳头，大声叫：“他妈的，这简直是谋杀！”

草菅人命，报告海事处，马上叫水警轮来，马上。

” 我得不到答案，吓一跳：“黄森，黄森。

” “我在这里。

<<香雪海>>

”他很镇静。

我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” “我不知道。

”他说，“正像你所说，让我们通知水警。

” “你可记得快艇的号码？”

” “快艇上没有标明号码，但漆有一个字。

” “什么字？”

” “一个‘香’字。

”我心一动，像是触动件很重要的事，一时间却茫无头绪。

我以最激动的语气向水警报告一切。

水警说：“茜草湾对外三百米处的无名小湾，属私家水域。

”他冷冷看着我，仿佛是说我自取其辱。

我涨红脸，“胡说！”

” “先生，我怎么会胡说？”

”水警向我瞪眼。

黄森阻止我发作：“大雄，听他说下去。

” “这个小湾风景好，不少私人闯进，主人忍无可忍，投诉多次，两位先生，你们恐怕没有留意告示牌吧？”

”我挥动手，“什么，我们差点惨遭谋杀，不但不获保护，且还被当贼看待——” 黄森打断我，“即使我们误闯私家地，所遭待遇，也太离谱了。

”水警摊摊手，“可是你们又不记得快艇号码，没有证据。

”我啼笑皆非，“我一向以为这是个法治城市。

”水警面孔森严地看着我们。

黄森说：“我记得游艇上有一个‘香’字。

” “香？”

”水警不感兴趣，“那可能是任何人的标志。

” “香——”我仍然觉得这个字像是唤起了什么回忆。

我同叮当说起这事情始末，一再申明，气得不得了。

“你是越来越小心眼了，”叮当说，“最好一整条街都由得你关大雄一个人走。

” “不是这样的，”我解释，“这跟走路无关，多少个下雨天，中环人挤人，伞擦伞，那些打字员模样的女孩‘啧啧’对我有烦言，我都不动声色。

” “太伟大了。

”叮当白我一眼。

我气结，“你根本不是在听。

” “我是在听，你说下去呀。

” “叮当，你在家太久了，闲时取出鸡血石的印章，往朱砂印泥上盖一盖，对牢亮光盖个印，慢慢鉴赏，你根本不知道外头在发生什么事。

”叮当微笑，“好，讽刺我与时代脱节。

” “你只知道特地在大雨的时候约好诸闲杂太太小姐到半岛喝下午茶，贪其情调好，你可知柴湾的居民在下雨天早上六点便得出门，为了怕堵车迟到？”

” “这跟你放风帆受了气回来，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”我气结。

“你想我替你报仇？”

在专栏中把那艘黑色魔鬼游艇骂个半死？

此间不少女作家具此类作风，可惜我不是其中之一，对于社会问题，我无能为力。

” “最低限度，你有的是时间，你可以帮我调查的。

” “你应当委托私家侦探。

<<香雪海>>

” “叮当！”

” “大雄，你的脾气老不改，去年有一部法拉利在香岛道超你的车，你就千辛万苦把车主找出来，在一盘国际象棋中把他击倒，才算出口气，大雄，你都三十多了，这样好意气，辛不辛苦？”

” 我声音低了下来，“对，叮当，你说得对。”

” “这种无谓的意气，争来干什么？”

忘记它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

” “下不了台。”

” “如果我去买东西，跟态度不良的售货员争执，你会不会同情我？”

” “不。”

” 我说，“好了，叮当，我答应你，我不再追究这件事。”

” “香港太挤，下个月我们到菲律宾去玩风帆，可好？”

” 我“破涕为笑”。

我非常努力地把这件事忘掉，同时安排假期，与叮当到马尼拉去。

我们买的是头等机票。

叮当这个人平时衣食住行都很经济，但坐飞机，不论长程短程，她一定搭头等，她说她的身体无法折迭，歉甚。

对于她这些小习惯，我一律尊重，并无异议。

飞机往马尼拉只需三小时左右，我们的一班飞机却迟迟不开，足足延时二十分钟。

这次是叮当不耐烦：“发生故障吗？”

” 我说：“恐怕是在等什么重要人物吧。”

” “最恨这种人，”叮当说，“要摆架子，耍大牌，干吗不自备小型喷射机？”

” 我笑，“那岂非风流不为人知，犹如锦衣夜行？”

” 隔壁一位洋太太说：“可不是！”

这些人非要令到别人不便，才会满足到虚荣心。

” 叮当说：“所以说可恶。”

” 我笑：“现在看看是谁暴躁？”

” 她翘起嘴唇，不语。

后座的外国老先生说：“等一会儿迟到客上机，我们该有所表示才是。”

” 叮当说：“对，我们鼓掌表示欢迎。”

” 洋太太说：“妙极。”

” 我召来侍应生，“到底是谁迟到？”

为什么要等他？

” 侍应生很尴尬，证明我们的猜想是对的。

叮当正颜地说：“就算这架飞机是他的，既然出售机票载客，顾客的权利就大于他，什么意思！”

” 侍应生低声下气，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已经上来了。”

” 我转过头去，只见一行五个男人，夹着一个女子上机舱来，我不顾三七二十一，先替女朋友出了这口气再说，一个眼色，头等舱六七个乘客便大力鼓掌。

那五个男人面色发青，又自知理亏，便佯装低头，那女子身穿黑衣，头戴一顶黑色网纱帽子，看不清楚容貌，独自坐开。

兴奋完毕，我同叮当说：“很面熟，是不是？”

” 叮当陷入沈思当中。

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人？

可能吗？

根本看不清楚她的容颜。

忽然之间我脑中灵光一现，冲口而出——“音乐厅！”

” 而叮当与我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：“黑衣女！”

” 我连忙压低声音，“记得吗？”

<<香雪海>>

重阳庆子的小提琴音乐会。

” “香氏企业独自资助的音乐会。

” 叮当悄悄说。

“香氏——香。

” 我睁大眼睛，“叮当，有没有可能？

是否会得来全不费功夫？

” “那艘撞上来的黑色魔艇。

” 叮当紧张地说，“我们这是第三次与她交手。

” “这次她有什么理由？

” “她根本没有任何理由，她心理变态。

” “叮当，”我笑，“现在是谁武断兼心急？

” “你想想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耀武扬威，唯我独尊、表现自我，这种所作所为，是心理正常的人做得出来的？

” 叮当说。

我半晌无语。

后座静得很。

叮当说：“幸亏这是个资本主义社会，有钱好说话。

” “可是人家的钱比你多。

” “不，”叮当马上回驳，“我与她所付的飞机票资是同样数目。

” 我点点头，“说得好。

” “所以她没有资格叫我们等。

” “算了，”轮到我开解她，“我们已经令得她十分难堪，别因她而损失一个愉快的假期。

” 其实我与叮当十分臭味相投，两个人都沈不住气，却偏偏会教训对方。

叮当想一想，把头靠在我肩膀上瞌睡。

叮当有时候也颇恃才傲物，颇有狂态，但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我觉得她就算嘴巴上占些便宜，也有些自嘲性质，无伤大雅。

不比这位黑衣女，简直有点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味道。

也许她已是老太太了，黑色面幕一掀开来，木乃伊似的面孔，吓得我们大声惊喊。

我们怎能与一位老太婆争持？

但看情形她身型又不似七老八十，我偷偷往后面看，没瞧到什么，便起身往洗手间，企图经过她身边时瞄一瞄，可是我一站起来，她身边的五名大汉也都忽然齐齐站起来，像肉屏风似的挡住视线。

我撇撇嘴，心想：“好稀奇吗？

香饽饽乎？

” 叮当像是会读我的心意，闭着双眼，抿着嘴笑，这小娘！

“瞧我的。

” 她说。

“你有什么好瞧？

” “我去打听她的来龙去脉。

” 我拍一下自己的头，“我怎么没想到，现成放着赵世伯。

” 叮当笑，“最好是原机回香港，风帆也不必理，是不是？

” “是。

” 她深得我心。

她叹口气，“这就是我们住在这挤迫的香炉峰下原因之一吧！

太热闹太精彩的生活，谁舍得放弃？

” 下飞机的时候，神秘女子身边仍然挡满保镖，我只看到黑纱被一阵热风带起。

洋太太喃喃地说：“她以为她是积姬奥纳西斯。

”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对她有好奇心了。

<<香雪海>>

我与叮当在马尼拉胡混数天便折返回香港，马上捉住赵世伯来查黑衣女家底。

赵世伯人称赵翁，是一个白手兴家的好汉，他有三个儿子，两个留美，不肯回来，一个承继了他的事业，干得有声有色，却又没有公子哥儿的积习，赵三是极难得的人物。

<<香雪海>>

编辑推荐

“亦舒新经典”包括了《香雪海》在内的六本最新力作，每一《香雪海》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…… “香雪海”。

“多么奇怪的名字。

”我的兴趣又勾起来，“多么美丽的名字。

”赵世伯就手取出一本《辞海》，查给我看。

“……江苏省吴县之邓尉山，以多梅著名，花时香风十里，一望如雪，清苏抚宋萃题镌香雪海三字于支峰石上。

”我按住她的手，“对不起，你吃呀。

”她笑了，一双眼眯成线一般，媚惑得惊人。

赵世伯说得对，她不是一个美女，但她比美女更难抗拒，因许多美女心灵一片空白，她太有味道。

还记得亦舒的小说吗？

优美的文笔，恬淡的故事，带给我们的却是爱情的震撼！

她笔下的爱情往往不那么简单，包含着太多人生的无奈与凄楚，字里行间萦绕着一种伴随着岁月流逝而来的淡淡心痛。

她笔下的人物仿佛就在自己身边或许就是自己，看透世事洞明，然后烟消云散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